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恥堂存槁卷一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汪　篠

提要

恥堂存稿八卷　別集類三　宋

臣等謹案恥堂存稿宋高斯得撰斯得字不妄邛州蒲江人紹定二年進士李心傳辟為史館檢閱遷秘閣校勘累官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為留夢炎所搆罷官予祠宋亡隱居苕霅閒而卒事蹟具宋史

本傳斯得父稼端平間知沔州與元兵戰歿斯得能以忠孝世其家其立朝謇諤盡言惟以培養國脉搏擊奸邪為急務理宗至稱為硬漢本傳載所論奏凡十餘事多當時切要之圖今集中所存奏疏僅及十篇與本傳相較已不能無所遺脫然其於宋末廢弛敗蔽之象痛切敷陳皆凛然足以為戒其書事諸篇據所親歷紀録真確尤足以裨宋史之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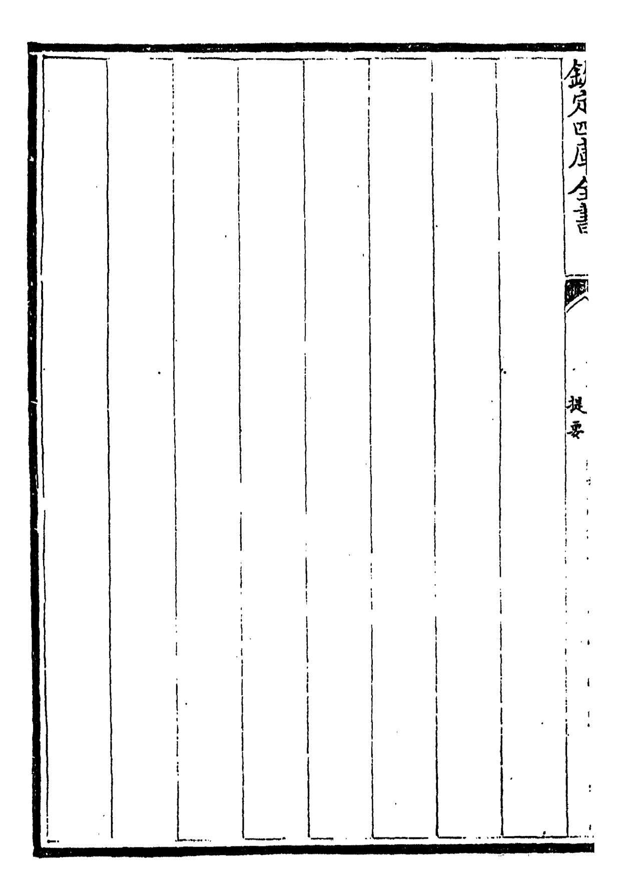
佚至其生平遭遇始沮於史嵩之中戹於賈
似道晚擠於留夢炎不得大行其志舉凡憫
時憂國之念一槩寄之於歌詩雖其抒寫胸
臆間傷率易用韻亦時欠檢點而感懷紀事
要自有激昂沈鬱之觀如西湖競渡三麗人
行諸首俱可補姦臣傳之所遺雷異雞禍諸
篇亦可增五行志之所未備徵宋末故事者
得是集而參考之其洵足稱詩史矣案本傳

載斯得所著有恥堂文集行世明葉盛菉竹堂書目亦有恥堂集七册而皆不言卷數其後遂亡佚不傳藏書家罕有著録厲鶚撰宋詩紀事採摭極博亦無斯得之名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掇拾排次釐為文五卷詩三卷用存其槩而仍以元龔璛原序冠之於前至樂語三首體近俳優殊非正格今以原集所有姑附録卷末而於刊本則並從刪削焉乾

隆四十二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原序

宋季權臣柄政類惡直醜正故其賢人君子不得安於朝廷之上放棄江湖之間若恥堂高公尤為時所娼嫉而天下後世以其人不用為恨者也公鶴山先生魏文靖公外兄之子早年試會闈奉大對受告君指要於叔父終其身罔敢墜淳祐間縣學省以論時政詆斥嵩之既而憸腐相仍取敗者益甚屢以祕監召不起竭思誠辯根極事機寤寐矢之未嘗卹其私晚與廟議殛似道

以快人神之憤更以不容去位而亦無可為者矣遯跡雲川飢不復療時則藩翰如劉伯宣夾谷士常求一識面惟耇成人知訓至今人兩賢之公之仲子純彥韓孺甫居吳中與予同里巷者二十年竊獲閱所著述易詩皆有說諸史有抄杜佑通典有增損若孝廟實録則嘗秉筆太史氏卒就遺編以自靖獻者也韓孺沒二子幼往之錢塘聞其客授以養母不墜家傳去年以書來曰吾祖存藁尚論之士儀圖之若詩篇奏疏已刋摹若干

卷子實知吾家世盡叙其梗槩焉予拜受而敬賛曰凛凛乎屈原之離憂懇懇乎劉向之先見不幸而無一不驗矣先生之志亦足悲夫先生蜀人也坡公當熈豐變法時顯譏深刺犯難而不顧亦獨何心在當時君相猶或感悟耳追崇襯後倡為豐亨豫大之說雷同一聲豈無君子豈能忘其君進而諫之孰其從退而諷切孰其聽哉沿今以遡古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而春秋作要不過使人無以致其忠君愛國之心於是家國天下

隨之耳嗚呼昔吾先正其言明清即其所傳有關於人心世道之故人能不興起於是乎盖名山之藏次第出矣龔璛序

恥堂存稿卷一　　宋　高斯得　撰

奏疏

輪對奏劄

臣頃者蒙恩共貳禮闈每惟此官盖古宗伯之屬以佐
掌邦禮為務職分所繫至為不輕故嘗日夜深思欲於
簠簋俎豆升降周旋之外求有補於國家之大政者而
得其說敢為陛下陳之夫禮者何也天之經地之義君

人之大柄天下之大閑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所謹以守其國者故三代盛時紀綱森嚴法制明備尊卑有分貴賤有别車服物采各有等衰天下之人日由乎規矩繩墨之中而不敢踰越以故民志一定禍亂不生馮藉維持至於數百年之久用此道也周室既衰禮制大壞漢繼之掃滅無餘末流之弊習俗薄惡民人扺冒諸侯驕横而漢法不得行外戚顓恣而大臣不得制宦寺放縱而朝廷不得治漢之宗社遂以陵夷此賈誼仲舒王

吉劉向之徒所以發憤慨歎而孜孜於述舊禮明王制以救之也我國承五季衰亂之餘知天下之禍敗原於禮制不立故創業之初立綱陳紀爲萬世法先儒程頤論歷代之禮獨以爲本朝大綱甚正而司馬光亦爲大宋受命太祖太宗能立禮之大節是以百年之間教化興行臣民軌道凡漢氏藩臣閹戚壊國喪家之事一皆無之制度綱紀如此聖子神孫世世持循而弗失可也然臣觀自頃以來祖宗典則之舊浸以隳廢壊法亂紀

之風漸不可制竊為陛下憂之宮邸無故而妄求進秩不問也嬖寵恃恩而豪奪人田不問也戚畹葬埋過於侈汰以淴有司不問也宦寺怙勢頤指氣使駕朝使而傾之不問也而宗藩之横則又甚焉有縱恣輿臺囊槖巨盜而邀求内批以免死者矣有嗾使僧卒伐人宰木而蹦籍官吏以求勝者矣凡此數端奸禮犯義在崇觀政宣之間固不以為怪而隆興乾淳之世則未必有也陛下其可恬然視之而畧不加警乎且上之人既已決

隄壞防而聽其所趨矣而臺諫侍從給舍之臣復無一人敢逆遏其橫流至於都司少有牴牾則加以無君之罪不旋踵而逐去其於聖德能不虧損乎恃恩犯法之徒能不踴躍而攘臂乎政和間諫官黄葆光上疏請裁抑省吏朝廷方為施行忽降御筆手詔云於豐亨豫大之時為五季衰亂裁損之計詔下葆光移符寶郎堂後官醵錢入寶籙宫作千道齋以報上恩自是省吏之横不可復制臣謂今日事雖不同而紀綱陵遲豪猾得氣

無以大異政刑俱失遠邇效尤無怪乎民挺於敗攘吏肆於豪奪而畧無忌憚也臣願陛下思聖人爲國以禮之訓而致行之法三代之所以得監秦漢之所以失力守祖宗之法度痛抑親昵之私情毋使凴藉扶持之地日尋斧斤以至於衰亂而不可反宗社之憂其猶可及救乎臣以禮爲職言之及此不識忌諱惟陛下恕其狂僭

秋八月壬午大閱疏

臣聞有國者武備為急必申儆而講肄之然後國威奮揚兵力堅勇以守則固以戰則克此保民守國之常道不可廢也然有其時焉故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蓋必於農隙而為之也周禮仲冬教大閲所以簡軍實修戰法辨旗物飭車徒其禮比春之振旅夏之茇舍秋之治兵最為詳備此三代立武事之正法也春秋之時周官雖廢而魯周公之國也其禮故在威公所當謹守其法以為保民守國之道而乃以盛夏之時行大閲之禮周

之八月夏正之六月也是月也神農特功毋起大役此
豈勞民動衆以閱武之時乎春秋書之言其非時也程
頤春秋傳曰無事而為妄動也有警而為之教之不素
何以保其國乎斯言盡之矣臣嘗因聖人言論而考諸
祖宗之所行孝宗皇帝修攘之事何其與春秋若合符
節也茅灘白石大閱禁旅親乘戎路以臨之者凡再駕
焉穡人成功順動以時旗幟精明戈甲焜燿師武臣力
士百其勇而又命兩淮忠勇諸軍率以十月聚教於官

官給錢米莫不踴躍奮厲思敵王愾當是時內外武備修飭如此何其盛哉陛下上繩祖武修攘之政固無不舉然邇年以來疆埸多虞士氣未振豈所以激昂而鼓舞之者有未至歟臣願陛下以孝宗皇帝勵志戎昭為法申儆將帥毋或忘戰廢備使國威一張殊鄰遠讋襄漢之清日月可冀矣惟陛下留神幸甚

上言學校疏

臣伏見陛下邇者加惠三學既頒奎章以賁儒宫復命

學官公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聖意所屬昭如日星中外方鼓舞踴躍以誦聖德乃聞忽以小過上觸霆威至煩御筆特申警戒天語峻厲聞者怛焉雖其不自愛重頗孤奬勸之意然以醉飽罪人恐非盛世之事議者皆謂聖度天寬本無訶問之意特一二邪臣原註陳司業振孫受託權姦欲為報仇故乘機激怒而為此耳尚賴聖明曲全事體釋而弗竟不然豈不動揺局面而墮小人之計乎夫政教未更之初明倫一疏為羣言之首國家否泰

剥復之機實嘉賴之何可泯沒自爾以來指陳時事類自切中師儒毒死則白發邪黨之陰謀訟獄誣謾則顯斥小人之姦狀御史非人則夜草扣閽之疏而求力爭直士遭擯則亟貽先範之書而求反命凡皆以維持國是摧拉姦萌其有功國家如此縱有大過猶當加宥况區區杯酒之失哉且自昔人臣雖有大罪上之人猶遷就而為之諱如曰簠簋不飾帷薄不修固未嘗斥言之也今明詔自親其文曽不少加覆護豈所以令衆庶見乎

臣願陛下以學校為重錄其大節棄其小過毋聽邪人溢惡之辭遂生厭薄摧挫之意庶幾多士氣節猶可保全小人聞風知所畏憚其于國家大體誠非小補臣之職業頗關學校故敢縷縷言之惟陛下擇焉

應詔上封事原註淳祐六年正月時為祕書郎

臣竊惟日食之災固非小變其在今日尤為非常蓋以歲言之則適在丙午國家陽九之會也以月言之則是謂三始前代之所惡也以日言則朔日辛卯詩人之所

醜也亟哉參會厥咎已彰況未食之前曀陰累日霽於一朝譴告曉然不啻面命既食之後餘分逮闇光不及還諏之羣言良非美兆陛下克謹天戒若稽舊典豫思所以飭躬正事擿塞大異者罷元會而不講避正衙而不御却壽觴而不舉復下明詔敷求盡言聖心憂勞羣下震恐臣幸以虛薄備數周行懷欲效愚久矣敢不奉詔而悉陳之臣伏覩陛下斥去魁孽更新大化以來夙夜刻厲欲以懲革曩獘改紀庶政非不至也然行之蹐

年課其成效茫若捕風繫影曾未有以小慰海内之望臣竊惑之大姦嗜權巧營奪服將以遂其三世執命包藏睥睨之志陛下惕然覺悟奮獨斷而退罷之是矣諫憲之臣交疏其惡或請投之荒裔或請勒之休致或議奪其麻而壞之陛下苟行其言亦足以昭示意嚮渙釋羣疑顧乃一切寢而不宣歷時既久人言不置然後黽勉傳諭委曲誨姦俾於襲經之時妄致掛冠之請因降祠命苟塞人言抱擁存全如護拱璧夫以蔡京之去俾

之謝事又削其十一官而謫之杭州凡有鄉里姻婭比為死黨者如宋喬年葉夢得林攄之徒悉皆逐去不得親近人謂上意堅定不可回奪矣曾不三年復還相位窮凶極惡以階政宣之禍今罪與京埒而罰不傷其毫毛又有姦人貪其重賄怵其甘辭於家匆之際日夜乘間伺隙而陰為之地焉是以訛言並興善類解體謂聖意之難測而大姦之必還恭卓操懿之禍將有不忍言者臣竊為陛下凜凜也皇嗣未建國本久虛頃歲以來

言者唇腐齒落不知其幾疏矣陛下始而玩中而疑終而諱焉英宗之選育也仁廟春秋二十有六孝宗之選育也高廟春秋二十有五雖未正名號而聖意固已定矣陛下之年視二祖何如也顧優游不斷未有專屬非玩歟羣臣立長之論雖涉乎嫌然皆發乎忠誠非有他也而陛下深恠其說非疑歟近者一二小臣論奏及此竊聞宣諭宰執咎進言之煩非諱歟自頃以來諸臣杜口矣日慆月邁鑄隙不塗安知無如定陶賂遺後宮求爲

漢嗣者天下祖宗之天下也陛下受之將以傳諸萬世其可牽於私係而不以大公至正之心早正而素定乎大臣者貴乎以道事君者也今也獻替之義少而容悅之意多知恥之念輕而患失之心重內降所當執奏也則不待下殿而已行濫恩所當裁抑也則不從中覆而遽命揣上之不嚴於絕惡也則進其餘黨而嘗試意上之追仇乎盡言也則擇其甚者而排詆嫉正而庇邪善同而惡異任術而詭道樂媮而憚勞凡其過失見於羣

臣之論奏者固已不少陛下朞年之間虛心委寄所責者何事而其應乃爾無怪乎望治之勤而收效之遲也臺諫者所以主持公是者也祖宗之時言入輙行無所回挠將以養其氣也比日以來厭其強聒求以箝之乃有所謂宣諭者焉權兇逸罰交章請罪則諭止之扈帶私授抗疏論列則諭止之且陛下以此官為何官耶蓋明目張膽立於殿陛以與天子争是非可否者也顧可諭止之乎諭之其可止乎王十朋有言紹興末臺諫奉

行天子風旨有宣諭使言者有宣諭不得言者臺諫之職言不行則去其可受宣諭乎臣謂今日之病何以異此摧其氣挫其鋭則精神風采亦日銷月鑠而已矣陛下果何便於此侍從者所以論思獻納補闕拾遺者也祖宗以來蒐覽俊乂列布禁塗朝廷一有闕失言語議論之臣交唱迭和圖惟正救是以事無過舉今也班聯寥落虗位孔多職業廢弛氣象衰苶國有大事言之而無助爭之而無黨政之多粃抑此之由謂當世之士果

無足以充是選乎則極論綱常一斥不復者其人也孰憲端平擠除非類者其人也疏陳三漸力排閹戚顯劾二姦肅清宮禁者又其人也若此數人漢庭公卿孰有出其右者誠能聚之本朝豈不足以折羣邪而奪之氣令也或棄之而不名或名之而不力天子嚴憚而不復簡記大臣觀望而不敢薦延望實之不收乃徒謂人才乏使而目前之苟以充數豈可厚誣哉刑賞者國之紀綱也賞公則人知勸刑肅則人知懼人主所以御天

下者惟此二柄而已其可使之私且褻乎貴介怙親第賞重複西垣駮正遂非不省恩舊干澤汙玷郎闈瑣闥徒歸而終置不問賞不私乎近臣毒死謀出權姦國人戶知賊豈難得發姦擿伏者非但失職又橐櫜之典獄訖威爰書誕謾勅牓掛壁跡捕渺茫朝廷弗竟也三凶流竄令非不嚴乃有廋伏近畿狎玩國法州郡故縱曾不譏何搢紳傳言相與憤惋舜之流四凶族曾不如此刑不褻乎兵財者國之大政也治兵莫大于謀帥理財

莫先於節用淮閫巽懦擢自權姦趨向既邪緩急難倚
令縱不能選威望臣以代之見大夫之中豈無可任遷
延歲月重於易置豈非憂邊思職者之過乎敵窺南徼
事已數載邊臣交奏日駭聽聞夫敵之往復誤我者久
矣而廟堂之上將信將疑應接常緩飭兵衛峙糗糧結
邊丁撫部落繕障塞明斥候非知兵者不能辦也乃蹈
常襲故不急擇才臣以畀之萬一邊境不支北騎奄至
自嶺以南無復横草之備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軍

政之闕孰大於此國家版圖數年以來蕩析幾半承平
用度不損圭銖譬如衰敗之家産垂盡而費如昔雖不
困不可得已邊陲久戍饋餉日繁鹽滞楮窮國計大屈
此何時而土木不休好賜無藝白鶴新宮斧斤之聲未
絶師臣賜第版築之役將興閩之道路又謂宮掖之間
按明裡之舊比責幣帛於版曹貢篚之地既虗至乃輟
移他幣以應命由是而推横費侈用外庭所不得知有
司所不得會者可勝道哉邦財之蠹孰大於此陛下臨政

願治非不焦勞而如前所陳無一慊志可不思其故歟蓋自端平親政以來號曰更化者屢矣然其所謂更化者不過下一詔書易一宰相而已至于大化之本關乎氣運之盛衰治道之隆替當更而不更者則固未之思也本者何非陛下之心乎陛下未明求衣寒心銷志見於視朝聽斷之時親近儒臣諮訪得失見於旃夏從容之際雖堯舜之兢業文武之憂勤不是過也然闇闇小人妄議聖德或為謹獨之地立意之未誠燕間之時室

慾之不固貨利蝕吾之明者也而不殖之戒未嚴大姦覬還私獻絡繹相位偶鈌多藏交營君臣之間相覿以貨相賂以利此桓靈汙濁之事豈盛世所宜有哉至於便嬖側媚之人所以熒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尤足以為清明之累腐夫巧譖而保傅幾搖妖爁外通而潛開邪徑陰姦伏蠱至煽交攻陛下之心至是其存者幾希矣夫陛下之心大化之本也不於是乎洗濯磨淬力思所以更之乃徒立為虛言亡實之名而謂之更化此天心

之所以未當而大異之所以示警也雖然是心之非更之雖在陛下而格之在臣陛下斷自宸衷並建二相所以責望之者特簿書期會之故錢穀甲兵之間而已繩愆糾繆陳善閉邪蓋將以為澄源端本之地也捨是不圖而汲汲於末流豈足以為賢相哉必定立國本如韓琦扶孔光傳以悟上心而犯顏逆指非所懼必決去小人如司馬光所謂天若祚宋必無此事而挑怨蹈禍非所恤必止絕內降如杜衍之積至數十連封面還必裁

抑嬖倖如陳俊卿之面質上前力去淵覿其能及乎此也則陛下以此望之庶于言動造次交警迭規涵養薰陶潛感密悟必使人主一嚬一笑之間無往而不中其度焉夫如是而後大臣之責盡大臣之責盡而後陛下之心正陛下之心正而天下之事始可次第而理矣孟軻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陛下誠能銷變弭殃以彰更化之盛則孟軻所謂更者盍亦反其本矣臣西南寒儒頃以庚子冬雷應詔

上封事乞陛下擇才並相以是忤史嵩之流落三年不自意得逢陛下更新大化再玷周行目睹歲旦日食之異敢不奉明詔吐其狂愚狂瞽干誅惟陛下幸赦

直前奏事原註淳祐十二年七月旨以秘書少監兼侍立官

臣待罪蓬山碌碌無補陛下過聽擢之攝承記注辭不獲命日夜思維所以稱塞者就列之初適覩國家有非常之異職分所在敢不皇皇汲汲即為陛下言之臣竊見六月以來饒州衢婺台處嚴陵建寧南劒邵武諸

州同時大水敗壞官寺屋廬流殺人民以千萬計父老咸謂數十百年所無此非小變也陛下可不惕然警懼推原致之之由求以擸塞之乎臣觀漢儒言災異謂有其事則有其應皆為必然之理故人或不之信然本朝大儒程顥蘇軾朱熹為感應之理甚精其說不可盡廢廢之則人主忘警戒之心臣今採摭漢儒所論水災之應驗諸當世行事蓋真有若合符者試枚舉而陳之漢儒謂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

溺人民今咸夏之月土木擴興毁徹民居妨奪農務窮晝極夜不得休息百姓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致異招災莫大於此舉動逆時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辟遏有德厥灾水水流殺人説者謂辟君也人君壅遏有德使不見用則水灾應之今在外之臣固有嘗嬰逆鱗一斥不復者有顯劾權奸久而不召者當侍從卿監班列一空之際悉招徠之以補處可也而宿疑未化開悟惟艱至於詔旨所趨命召所加則

不過一二朋邪貪刻之人而已有德壅遏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道人始去湯水為灾道人者有道之人也今陛下招延衆人列于有位天下方以慶歷元祐之治望之而因以小人輕蔑學校使師儒望士力争而去若不甚惜比日以來復聞有小人欲陷正臣以變時事者一網盡去有其兆矣善類孤危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誅罰絶理厥灾水其水也雨殺人今陛下寛仁出於天性而草茅扣閽或觸黥隷之辟事為創見

聞者驚疑至於州縣之間究獄孔多而輔郡殺士尤其著者道路流傳莫不切齒内外臺臣以其腑肺噤莫敢言陛下深居九重亦嘗知其事乎乃若誅罰所當加者莫垓縈若也則反擁護存全不傷毫髮刑罰絶理若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文帝後三年藍田水出流九百餘家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漢儒謂是時匈奴犯北邉殺畧萬餘人故有水災之應往歲之冬寇入淮西大掠而去其所殺者奚翅萬人創殘之餘民氣破傷官

吏侵漁究苦無告邊民失職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元帝永光五年大水壞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漢儒謂是時帝違古制刑臣石顯用事故有水災之應比年以來刀鋸之餘氣燄日熾士大夫無耻者赴壑投林倚為內主而郡邑瑣細之訟亦復漁獵以瀆聖聽發命不衷吏道多雜職此之由刑臣用事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凡此六者非臣臆說質之往牒考之時事信而有證至不誣也陛下安得視為偶然而不急圖所以銷弭之乎今

避殿減膳罪已求言既寂無聞所以寛恤詔書辭氣平緩殊無哀痛惻怛之意二府引求歸政之虛文猶不知改至于處置救災恤難之事若存若亡未聞有慨然以納溝由溺為已責如救頭目然而圖之者此臣之所以甚惑也程頥有言天地之間有感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為應今灾變如此忽而不圖臣恐感應反復殆無終窮不至于大傷敗不已況陰盛陽衰昭然兵草盜賊小人將起之證而于五勝之運猶我國家之所甚惡

者乎臣願陛下深思天戒采用臣言亟下求言之詔博求塞異之方必先罷新寺土木必速反忤旨諸臣必遏絶邪説主張善良必慎重刑辟愛惜士類必加惠邉民救其死亡必抑遠倖臣絶其干撓信能行此六者不惑不疑則天怒庶乎其可回和氣庶乎其可召矣雖然臣復有愚見懷欲吐露已久今天時人事如此其敢復有隱忍不為陛下言之臣觀漢成帝時灾異至衆劉向告以銷弭之術始終不過以和為言其論治世之事曰

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曰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其論衰世之事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禍殃自此始曰朝廷膠戾乖剌灾異數見葢反復言之至為深切而又以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之説終焉若向者亦可謂能銷弭灾異矣今陛下更新大化勵精思治所望於二相者何如也協恭和衷訓戒勉厲非不諄切柰何纖芥之隙不杜佩劍之風浸成讒人交亂其間將至不可復合夫輔佐人主爕理陰陽何等職

分顧不以臯夔濟濟相遜者自勉而甘心于衰世背戾之風然則乖氣致異涌水為灾二相安得不自任其咎乎臣願陛下因天灾之可畏明以利害申諭二相使之各棄細故戮力一心以濟國事以回天意二相和則衆賢和衆賢和則萬物和如此而猶有變異以為明主之憂臣不信也臣憂愛之深愚戇妄發惟陛下幸赦　貼黃　臣伏覩御筆以諸郡水灾分命朝臣體訪被灾輕重宣布德意且令有司給降錢米賑濟仰見聖天子憂

念元元不遑寧處之意然臣謂近年以來所在常平義倉例多羽化況當水毀之後儲蓄抑又可知若令有司專仰此以充賑給必成文具竊見仁宗皇帝慶歷八年河北水災特出内藏庫錢帛令三司轉漕斛斗賑贍嘉祐元年河北復被水出内藏庫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賑貸神宗皇帝熙寧元年詔三司支錢五十萬貫賜河北轉運使應副水災諸州支用以免科擾民間孝宗皇帝乾道元年浙東西水災蠲免百姓身丁錢絹于内

庫細支撥還户部以充軍用祖宗愛民之切于有司賑給之外又捐朝廷内帑錢物以助之實惠及民不為空言所以人心感悦天意易回雖然此非祖宗已然之事亦陛下之所親行者紹定二年台州大水命常平使者葉棠移治經理發豐儲倉米十萬石封樁庫錢五十萬貫以充賑濟修城之用是時楮價四倍于今計五十萬為今二百五十萬視三祖所捐蓋有過之今被灾之地既廣舊比困難悉援然亦安可漠然視之而徒責之諸

司州郡乎臣竊料陛下痛傷赤子死亡未必不欲捐緡賑之特大臣每事蓄縮逆畏陛下或有所靳而不敢言耳且紹定賑台之事彌遠猶能行之曾謂二相之賢而獨不能為之乎夫居鈞軸之地遇國家大災變拘文牽俗躊躕顧慮不能稍稍度外行事以慰天下之心而曰國力方屈吾為朝廷惜費殆不得為知務矣臣謂三使者之行當各以二三百萬緡自隨所至酌量被災輕重均濟近郡又當兼給以米庶幾實德宣布可以轉災為

祥朝廷每造一宫建一寺其費動以數千萬計若捐百之一二以活十州數百萬生靈之命其為福田利益蓋有大于宫寺者矣陛下若以臣為可採伏乞廣㫖降付三省疾速施行

轉對奏劄

臣比因水災直前奏事冐進瞽言聖度如天不賜誅斥在臣愚若可以止適當轉對義不容默是用再披心腹極陳于前惟陛下垂聽焉臣竊見自諸郡大水以來廷

紳有奏疏上封言得失者方諸盛明不諱之朝未及百之一二已聞或者惡其讙呶指為已甚邪說乘之遂謂空言徒亂人聽無補國事此說一行其禍足以亡人之國臣安得避空言之名不為陛下分明之乎夫所謂空言者謂其高談濶論遠于事情揆諸古則不合施于今則有害如戰國横議如西晉清談若是者信無補也今諸臣之言上則切劘聖主下則砥厲大臣内則摧壓姦邪外則銷遏强敵蓋書所謂乃言底可績詩所謂我言維

服者也而顧以為無補于實政乎夫臯陶之言雖惠非
帝舜底于行則無以致泰和之治傅説之言雖良非高
宗聞于行則無以成中興之功今也言不悖于臯説而
陛下不能如舜髙宗之行不惟不行又從而咎之言果
何罪哉且諸臣之言其切劘陛下也謂畏敬不可不存
謂貨色不可不遠謂國本不可不正謂大倫不可不厚
謂大臣不可不信謂政本不可不一謂臺諫不可不擇
謂輔相不可不和謂任賢不可不堅謂去邪不可不力

謂土木不可不罷謂用度不可不節謂戚里害民不可不戢謂宦寺撓政不可不懲謂凱必昂英諸賢不可不名謂垓禜與戆怙惡不可不罰謂黥隸草茅之失不可不悔謂輕蔑學校之罪不可不正莫非可行之言也設盡行之則堯舜禹湯之聖不是過矣而陛下亦嘗用一言于此乎其砥厲大臣也謂君心之非不可不格謂内降之命不可不還謂開忱布公不可不廣謂辨别邪正不可不明謂協恭和衷不可不務謂分朋植黨不可不

戒謂鄉曲之私不可不克謂功利之徒不可不遠謂器使人才不可不當謂振拔淹滯不可不公謂天災流行不可不畏謂下情壅閼不可不通謂小人之類不可不絶謂師儒之去不可不留謂去惡之心不可有所私繫而勿用謂進賢之道不可有所觀望而不力亦莫非可行之言也設盡行之則臯夔周召之賢不是過矣而大臣亦嘗從一事于此乎夫諸臣之言如布帛之必可衣穀粟之必可食用之則治舍之則亂斷斷乎不可易也

今一切以為空言而莫之省不知舍是將以何者為實
言實政乎抑臣聞之道路又以為今日之病在于人主
無用言之實大臣無受言之量無用言之寔其末必至
于玩諫無受言之量其末必至于罪言玩諫固不可罪
言則趣于亡也如水之就下矣故必聖主充容納之美
而進于用言之實賢相絕忌諱之心而拓其受言之量
夫如是則諸臣之言皆見于用何往而非實政乎昔孝
宗皇帝厲精為治總核名實羣臣進說多見施行當是

時百官輪對翌日必命宰臣進呈擇而行之一時善政多出于此廷試居下列者命詳定官節録論利害事實處類聚以聞以廷紳之言為未足也謂前宰執侍從亦有獻納論思之責已見利病聽非時聞達欲以知州縣民情若是者可謂有用言之實矣故臣願陛下以為法王安石之為相也不恤人言甚至于加罪司馬光論青苗則退司馬光蘇轍論條例司則逐蘇轍劉摯論助役則謫劉摯蓋其末相也嘗有詩曰為客當飲酒何與主

人謀及其為相力行此詩故深惡人議其失若是者可謂無受言之量矣故臣願大臣以為戒今天下大勢剥爛蠱壞無一事堪舉目獨言路一脉如縷不絶是乃國家之元氣也主張扶植猶懼不振奈何又加詆訾而沮抑之乎或者徒疑諸賢之來不過譊譊騰口一鬨而去不知于國于身一切不恤而妄求詭異之名自非大狂躁之人何至如此而可以是例目之哉臣謂空言之説好名之語皆設尉羅于國中欲一網君子而盡去者也

其言最易入其禍最難言願陛下如溪聲美色以遠之而毋輒惑焉此君子去留之機國家安危之候不可不深留聖慮者也臣屢觸天威無任隕越惟陛下幸赦

留趙給事奏劄

臣伏覩御筆趙汝騰除翰林學士陸德輿兼給事中除目一出人情震駭以為汝騰在瑣闥僅兩月凡所繳駮皆國家大事君子有所依小人有所憚一旦陞以虛名奪其要職事出匆遽莫知所由或為陛下朝遂徐霖

暮奪汝騰之職盖以汝騰嘗屢薦徐霖而霖所恃者惟
汝騰故疑霖補外必為汝騰所缴遂先事而移之若果
因此臣竊以為誤矣霖數年前頗有時名汝騰薦之亦
未為過但其再來遂負虚驕之氣傲睨一世自以人莫
能及至于因講學異見攻詆蔡抗王伀等為姦人昌言
于君父之前則無忌憚甚矣汝騰亦知其狂且見天語
峻厲霖猶未去與臣亟至其所居趣之使出霖始踉蹡
肩輿而去臣居與霖隣寔目見之以此而觀霖命至瓆

闥汝騰必不駮之明矣或謂汝騰徙他官非由霖故自以繳駁諫章所論社倉等事因欲陛下出之于外而陛下欲兩全之故徙汝騰他職若果出此臣尤以爲不可夫邪正是非天下自有公論而汝騰所言大有之姦有無亦何可得而欺者陛下但當問其言之是非而去留之可也若不辨黑白但欲啗以好官使之薫蕕並處汝騰行已有耻者也其肯道不行言不聽而包羞忍耻以就華職乎是則名曰遷而實逐之也且陛下更新大化

名曰收用諸賢其實皆置閒曹徒為觀美獨汝騰粗居要處得行其志宗社所賴惟此而已一旦驟奪其職付之柔佞拱默之徳與使汝騰以一世之望宗老之重飄然遠引陛下遂亦棄之有如弁髦中外聞之必大驚怪以為朝廷局面轉移國事至此賢者力爭而去小人踴躍增氣而來盖理勢之必然者豈不揺動四方之人心哉臣言及此非敢求名非敢為黨盖赤心血忱深痛陛下改紀僅數月而初意遽變已有土傾瓦解之氣象淪

胥以敗特在旦夕間故不自知其言之狂至于此耳臣
願陛下以宗社生靈為念毋蹈系小子失丈夫之戒亟
以封駮之職復還汝騰使之有辭復留以繫人心以安
國步不然臣汝騰之所薦也又頃者使還入對首言更
化機括惟在五六臺諫而非其人是以妄議臺諫者也
當與同去其可獨留伏乞奮自宸斷併賜罷黜臣雖沒
齒田間其甘如薺干冒威顔不勝俟罪之至

輪對奏劄 原註六月六日時為著作佐郎

臣猥以非才濫竽東觀每懼尸素無補秋毫玆幸登文石之陛下望清光敢輸罣罜之愚少殫忠報之分惟陛下垂聽焉臣嘗静思當時之故竊以為關乎宗社之存亡者不一而足陛下神明之慮既有所遺而二三大臣復皆視為故常莫有赤心血誠身任其責者是以大化雖更羣賢雖聚而天下之勢反日趋于危亡而不可救止也且今日關乎宗社之存亡者陛下亦知之乎姦邪有復出之憂强敵有必至之勢國計有將敗之虞三

者其機已兆其形已成大臣分任其責汲汲以圖之猶懼弗濟而可漠然不恫瘝其身乎權允去位以來所締結者莫不壞散所排斥者莫不收用攻詆之疏多見施行朋比之儔悉就流竄戚里之與為姻婭者又奉詔而停婚上心若堅定國是若昭然士大夫可舉手相賀曰自今其無反覆之憂矣臣竊以為未也何則內庭之耳目故在而外邪愈急于窺覘都城之巢穴未破而姦朋猶存於依據帷幄之臣邪正混淆固有覘顏候色援助

小人如鄭居中之主蔡京諫憲之任忠佞錯糅固有柔邪深險黙伺時變如楊畏之主章惇在庭百執事出死力以排姦者百無二三希後福而中立者十蓋八九甚至陰持異見以力沮草茅之公議陽附善類而甘為權孽之私人指目昭然有不可揜嗚呼國家之多釁如此非宰相之責乎夫成周冡宰以正百官為職者也而王之六宫亦統焉今羣臣龎雜甚矣宰相所當别其淑慝為上一分明之至于宫禁奇衺黷貨外交人言藉藉豈

可坐視而不之問顧乃并包兼容之意多别邪辨正之慮淺憂譏避謗之心重直前邁往之志微遂使衆臣爭衡大權旁落養成積輕之勢以啟窺覦之漸是得為知其職分矣乎罅隙之不塗幾微之不察一切以虚心無我之道待詭譎變詐之人蹊術既熟羽翼既成不幸變故乘之上心一移凶渠立至使宗社有淪亡之憂衣冠遭魚肉之禍生靈罹塗炭之厄當是時也雖潔身以去其能逃世之清議乎故姦邪有復出之憂宰相之責

也數年以來敵攻雲南傳聞日駭荆蜀廣右所奏畧同聞其將帥最能行兵批汴擣蜀咸襲其背則兵出奇道蓋其常能無足怪者廟堂之上雖尚致疑而宥府之臣蓋嘗論建今既任主兵之責矣則向之所陳固當力守而速圖之且其所謂命蜀帥撫結諸蠻邀截障蔽命廣帥駐邕州控扼險阻者陛下亦既亟從其議矣今閱數月蜀之所撫結者何族廣之所控扼者亦何地招募戍卒孰任其事聯結峒丁孰尸其責遣使以訪境外之

事終何所聞易帥以任經理之寄果何所就夫古之大
臣圖事揆策不為空言發慮出謀動有成效不以敵國
緩急為作輟不以人言有無為勤怠今既以知軍容萬
里之情見推于天下矣及至謀人之國任人之事當存
亡關繫之秋無始終負荷之志悠悠泛泛自同衆人陛下
專屬之意固如是哉且臣近者聞諸上流閫幙以為大
理久已降敵而朝論方在疑信之間可為痛哭幙府之
言必有自來不識是說也閫帥嘗以白于廟堂否乎萬

一有之而閫帥不以告二府不及知則亦誤陛下之任使矣夫以知兵之臣居本兵之地而又專任主兵之責疆事安危衆所交屬乃令敵人謀我而不思所以待之危機將發而不圖所以救之一旦鐵騎長驅電發猋至江沲之門土傾瓦解任事之臣寧得不執其咎乎故强敵有必至之禍主兵大臣之責也國家版圖日蹙才力日耗用度不給尤莫甚于邇年閫之主計之臣歲入之數不過一萬二千餘萬而其所出乃至二萬五千餘萬

蓋鑿空取辦者過半而後僅給一歲之用其取辦之術則亦不過增楮而已矣嗚呼造幣以立國不計其末流剥爛糜滅之害而茍焉以救目前之急是飲鴆以止渴也豈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陛下憫國計之屈分命大臣顓領其事蓋將使究本末源流而圖惟變通之術也固當會出入之大凡察盈虛之至理破茍且之弊習為經久之遠圖今也不惟理之無術而反耗之日甚大農經用廩廩不繼額外創給日已益多大兵

之券不詢之有司一日之間而頓增三十餘萬淮蜀制臣以科降為請則一捐亦各千數百萬其他凡所餽給視舊悉增夫軍旅之費誠不宜惜然不度其力不慮其終豈不甚乎且理財無他道亦曰去其蠹財者而已矣蠹財之大者莫若軍旅而宮掖次之今江淮荆蜀符籍半虛主帥務私資為囊槖根株盤結未有能窮其姦利而一清今主財之臣亦嘗以覈軍旅之實為請乎六宮横費浮溢百出羣奄羽化要索無藝嬖寵祈恩賜予日

繁外庭不敢問有司不得計也今主財之臣亦嘗以省宮掖之用為請乎濫費之不節宿蠹之不除乃徒張官置吏日事紛更緣飾美觀隳黍體統使才名之士不容而嗜進之士得售國家用度日以不給盖有如賈誼所謂大命將傾莫之振救者臣不知何以善其後乎故國計有將敗之虞主財大臣之責也夫姦邪能覆人之國能亡人之國而財用空竭猶之氣血凋耗亦足以斃人之國有一于此已可甚懼況三患交至而無人焉以任

之可不為之寒心哉且是三者本皆宰相之所當總執政之所當與而非可以分任者亦既謀之不臧而分任矣則職分所在可得而辭其責乎雖然臣又竊有疑焉何則二三大臣責任雖不同而心不可以不同側聞廟堂之上同異浸彰道路傳言抑難深信然國論未固窺伺孔多纎芥一開何事不有目前百怪且將舞鰌鱔而號狐狸禍亂相尋往往出於衆人之所易宗社之憂又豈特一去位之姦而已哉故以人才言之執政當進其

可進而不必望其為助宰相當用其可用而不必疑其植黨以政事言之宰相所當謀諸同列毋獨運以貽自用之譏執政所懷當告諸長毋專達以取侵權之誚如同舟而期于濟如共車而主於行夫如是慶歷元祐之治雖未能以遽致紹聖元符之禍尚庶幾其可紓乎然而臣尚有說于此請得以終陳之夫職分之不盡心志之不同二三大臣信有罪矣待遇之未誠信任之未篤愚臣妄謂陛下亦有過焉何則嘉祐之定國本任其

責者韓琦也今陛下以為家事而獨謀于左右之嬖御元祐之擇臺諫預其議者司馬光也今陛下懲創太過而專決于寵幸之從臣伸國法以繩横恣廟堂之責也卒壓于威命而中輟内降以抑僥倖宰相之事也竟屈于宣諭而奉行彼居其位而不得行其道方赧然以冐其所愧又安能展布四體以志伊尹周公之事業哉臣願陛下推誠以待之虛心以任之毋以小謀大毋以内圖外而使大臣得以粗伸其志焉如此而猶職分之不

盡心志之不同以負任使則天下之責固將歸之而不貸矣臣出位有言無所逃罪惟陛下幸赦

彗星應詔封事

臣伏覩七月初六日以彗出柳星許中外臣僚直言時政缺失者臣一介妄庸受性愚直淳祐末禩蒙陛下擢貳遴省攝承記言竟以遇事妄發得罪而去已而朱熠沈炎何夢然之徒相與捃拾坐廢十年自分此生永訣聖代無復一言關于陛下之聽矣不謂垂死之年乃承

罪已之詔諄勤懇惻導之使言臣目睹皇上震恐大禍將至其敢畏避權勢不罄其所懐以負聖明乎謹瀝血忱以羣臣所必不敢言陛下所必不得聞者為獻惟陛下幸聽臣謹按國史徽宗皇帝崇寧五年正月戊戌彗出西方光芒長十餘丈徽宗大懼日進蔬食每夕焚香涕泣至數百拜星沒乃止于是慨然深照蔡京之姦不由人言奮自威斷即日罷其左僕射凡京所為政事一切罷之除毀黨碑凡元祐姦黨指揮二十項悉從蕩滌

停罷補注方田厤三衛徹圜土吏學法復科舉罷後苑

製造蠲六尚貢物以至茶鹽錢法並照戶部議改內外

百姓歌謠鼓舞溢于塗巷近世以來以實應天精切勇

猛未有過于此者後嗣安得不取法哉陛下數年以來

專任一相虛心委已事無大小一切付之果得其人宜

乎天心克享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矣而庚申以來大水

為災浙西之民死者數百千萬繼以連年旱暵田野蕭

條物價大翔民命如綫景象急迫至此極矣今又重以

非常之異妖星冞出光芒竟天夫柳為鶉火火者國家盛德所在而彗出焉其變不小若非朝廷政事大失人心則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乎臣請得而枚數之祖宗立國一本忠厚大姦巨蠹始加流竄今也大臣輕於用之以怖畀已庚申辛酉之間大小之臣追停遷放無月而無威則立矣如斵喪祖宗忠厚之澤何士大夫以仕進為業者也今使刻薄小人吹毛求疵控持扼塞動觸新制進退無門旅困顛連有歷二三歲竟不得一鈌而

去者又使輕銳少年數人日夜改七司法煆煉增加日
事刻薄惟恐一人之得進至已所欲與則雖碌碌下流
超資越序而無所忌憚也人才難得自古而然並蓄兼
收猶懼乏使令也以意向為用舍以黨類為去留自非
素出其門皆棄不録遂使懐才抱藝之士沉廢流落咨
嗟憤怨有錮人于聖世之恨豈不足以傷陰陽之和乎
古之大臣皆以下士為賢吐哺握髪未嘗少懈所以通
達下情蒐孼人物共濟國事也今不務師古妄自尊大

有造光範如謁鬼神越月逾年竟不得通雖有奇才異能何以自見凡此數者皆為陛下失士大夫之心者也自井田既廢養兵之費皆仰稅租漢唐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今也稱其私智市田以餉自謂策畧高妙前無古人陛下知其非計嘗欲罷之有秋成舉行之命彼悍然不顧也白奪民田流毒數郡告牒棄物不售一錢遂使大家破碎小民無依米價大翔飢死相望有司尚謂田惡日更月易無有已時姦佃乘之咸叛其主識者謂

異日浙西有亂必自公田始不特若此又四出虎狼之吏使之磨牙張吻咲咋良民柯山一鬨遠近為之震驚苕水三貪朝廷為之妙選史越翁到郡數旬而聚斂至三百萬推剥之慘不言可知朝廷鋤去黠吏本以愛民也不知反以為害一吏就擒視為奇貨株連枝蔓殃數十家得錢數百千萬而猶未已質妻賣子破産亡軀哭泣載塗臣所親見堂堂天朝而甘為破落州縣攤賴之舉凡此數者皆為陛下失畿甸之心者也江漢上流國

家重地中興之後簡畀名臣彈壓撫摩未始偏廢今也舉而付之一夫容養姑息如奉驕子頤指使氣使求得欲從斬剔殺伐偏于湖廣監司守令畏懾而不敢爭使陛下創殘遺民淪墜湯火而莫之救江西湖北歲糴給錢其來已久今亦半給告牒人情寧不洶洶以至市舶盡利而蕃人怨鹽法苛急而商賈怨比日以來復聞廣贛之衆相挻而起凡此數者皆為陛下失遠民之心者也然此特臣田間所知萬分之一二耳淮海以西嶺蜀

以東千萬人之怨又奚止是哉陛下所恃以有天下者
人心而已今大臣盡失之則其相與愁痛號咷哀籲上
蒼產妖鍾孽以警悟陛下以昭示危亡又何足怪哉況
近歲以來天生柔佞之徒布在世間立人本朝惟知有
權門而不知有君父或稱其再造王室或稱其元勳不
世或直以為功不在禹周公下虛美溢譽日至上前熒
惑聖明掩蔽罪惡遂使陛下深居九重專倚一相高枕
而卧謂如泰山四維之真可倚不知下失人心上招天

譴乃至于此豈非羣臣附下罔上之所致哉陛下試觀五年之間廷紳奏疏不知凡幾千百亦有一語事關廊廟者乎意之異已者盡斥位之偪已者盡除上自執政侍從下至小小朝紳無一人而非其黨雖學校諸生亦復數年噤無一語言路久已荊棘所以養成大臣橫逆之氣人怨天怒不至于彗出不止也且災異策免三公漢唐以來視為常事丙申雷變陛下亦嘗奮剛斷一日而罷二相今彗星之應至不忍言豈雷變發非時之比

况人心皇皇萬口一時皆指其人獨陛下不悟耳且后妃之家不得為執政官仁宗皇帝之著令也政宣犯之終致禍敗陛下違仁宗之令典蹈政宣之覆轍固已不合天心久矣今遇非常之變而又不思改圖則亦何時而覺寤哉臣恐自今上天不復譴告而傷敗旋至矣臣忠憤所激不勝大願願陛下取崇寧彗出故事反覆披覽力見施行因大臣求退而亟許之取庚申以來一切刻薄害人之政即日罷去申嚴仁宗著令為子孫萬世

之法而又盡滌聖心力行好事收召貞賢招洗冤魄以答天心以慰人望如此十日而妖星不滅則寸斬臣以謝大臣以戒狂妄臣不敢辭干冒天威不勝震懼之至

貼黄 臣犬馬之齒六十有四正先臣捐軀狥國之年自草此疏即以一死自待蓋未必膏陛下斧鉞而大臣怨毒則有不可測者陛下若欲保全微臣乞勿以臣疏付外臣非畏死蓋恐一綫言路遂絶非陛下之利也伏乞睿照

奏乞下詔趣諸路勤王之師狀

臣竊見朝廷屢促諸道勤王之師今已日久尚未有至者當國家危急存亡之秋豈臣子顧望翺翔之日昔靖康之難勤王之師不待督促四面而至特姦臣耿南仲輩以議和却之其不可追之悔至今言之令人于邑明受之變張浚呂頤浩為諸鎮唱號名韓世忠張俊之徒入援遂梟二凶成反正之偉功蓋君父艱危之際凡委質為臣者皆當不待詔告如手足之扞頭目子弟之救父

兄今乃或掣肘于權姦擁重兵而不動或私庇于鄉井留精鋭以自全甚至摟入衛之旅半道邀之以去措意如此公議指之謂其有無君之心而後敢若此視浚顧浩寧不愧死乎臣愚欲望陛下亟下明詔以却責之專遣一介之使監其調遣必師旅就道而後許還其有能率先諸道而至者不惜厚賞以加旌異如尚首鼠兩端逗撓不進重加絀責雖赦不原庶幾援師四合神京不聳此今日機務之至大至急者惟陛下幸聽而速圖之

臣不勝惓惓

恥堂存稿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恥堂存稿卷三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馮克犟

謄録貢生臣苗序灝

恥堂存藁卷二　　宋　高斯得　撰

經筵故事

七月二十三日進故事

李丞相沆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為非問丞相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奏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當巳之公不

答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豈可一日不知憂懼也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原註出三朝名臣言行録

臣嘗觀唐虞盛時大臣進說其君雖平居無事未嘗不存警戒之意蓋人主不可一日無懼也而保持是心使久而不怠則大臣之責也禹皐陶論治於舜之前舜進禹使之昌言禹不及他獨舉前日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者以為告禹豈自伐其功者哉蓋將以保帝舜洚水儆予之心使之不忘一日之懼所謂昌言

莫大於此後世大臣鮮能知此義者惟漢魏相粗有見乎此相敕令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輙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輙奏言之夫宣帝之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亦可以言治矣相乃常以逆耳之事告其君使之知所警懼不敢安逸可不謂賢乎我國朝名臣李沆相真宗皇帝每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變色不悅同列皆止之而沆不為止且曰人主豈可一日不知憂懼若不知

憂懼則無所不至矣嗚呼流之此言真可謂大臣之體矣雖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何以過此且咸平景德乃
國家至隆極盛之際而為宰相者不以已治已安為足方以儆戒無虞為心用能弼我祖宗丕基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豈非萬世宰相之法哉臣竊見比者江浙閩中諸郡同日大水流移人民動以萬計中外一辭謂非小變然大臣恬然視之未聞有孳孳汲汲推原致異之由圖惟弭災之策為陛下力陳之者一二廷臣不得已

而有言亦人臣願忠職分之常耳頗聞惡其強聒指為張皇抑何居其位而不知任耶夫魏相李沆居天下無事之時而喜言災變之事今日大臣當大異較炳之後而惡言災變之實豈以陛下不樂聞之而顧望以至此乎臣願陛下虛懷訪逮示臣以喜聞儆戒之意如舜之進其臣使之昌言庶幾自今或有變異有以開廣上心博采人言共圖銷弭之術宗社幸甚

七月二十八日進故事

淳熙八年二月己亥太府卿蕪現以病乞補外擬除閩漕上曰師揆來乞此闕乃是師垂之兄師垂爲淮東提舉壞官錢二十餘萬緡趙雄等奏伯圭不甚教子多責以治生上曰何以爲清白之傳兼聞其下尚有三弟他日皆作郡則近地州皆占了矣莫若以髙爵厚禄使之就閑卿等更議之雄等賛曰凡朝廷一好事皆陛下之意臣等畧無分毫補助容退而熟議庚子雄等奏師揆等差遣昨日雖聆聖訓細思似無端由蓋陛下方務廣

恩既難批出臣等日侍左右若作勘會亦涉商量須因
人言乃可議此上曰如此則且命師揆依舊淮西運判
却別以闕與師𠅤使辟其兄庶幾體順乃除師𠅤閩漕
乙巳中書舍人施師點言師𠅤倚勢謀利恐嚇細民轉
輸一路財賦其不為民害者幾希望追寢除命且與祠
禄詔趙師𠅤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原註出孝宗皇帝實録
臣恭惟孝宗皇帝臨御二十八年一以大公至正為治
如天之無私覆地之無私載日月之無私照雖骨肉肺

腑之親未嘗輕以官職授之葢天位天禄天職乃天下之公器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師挨師乗秀僖王之諸孫也孝宗皇帝以師乗貪黷無狀且其兄弟衆多㫒日布滿近郡易為民害欲以高爵厚禄使之就閑不私其親而處之盡善真可謂為盛徳之事矣向使大臣將順其美推廣其意因此立法凡屬籍及戚里自今巻優加禄秩不復煩以治民則經制一定後世子孫有所持循矣惜乎宰相趙雄等識慮不遠避怨姑息沮其事不行而除

師垂以閔漕公論沸騰卒為中書所繳孝宗皇帝亟命予祠曾無留難雄等能無愧乎嗚呼有君無臣使祖宗盛美不得宣于天下著於後世可勝歎哉臣竊見近者王邸懿親忽除畿漕瑣闥爭之以為未允且聞其人亦畏人言一再引避陛下若俞其請改命其官乃協公議而復强之使受何耶夫孝宗皇帝於王邸之孫尚不敢私則於王邸之親其必不私明矣陛下縱未能繼孝宗之志立為定制以示後法亦豈可不行給舍之言以伸

公論之氣乎乃若大臣勇於順指輕於出命甘心以趙雄容悅為法而不知以道事君之義固不得而辭其責也臣願陛下少省孝宗皇帝以高爵厚祿使之就閑之訓自今於骨肉腑肺之親但優其恩澤勿使臨民庶幾三宅之寄皆得其人赤子救寧有以祈天永命臣不勝拳拳

八月十三日進故事

歐陽修朋黨論曰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

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

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而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遜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紂以亡國周武王

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黄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觧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為朋莫如漢獻能誅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遜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

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鑒矣原註出五朝長編

臣竊觀仁宗皇帝朝歐陽脩為諫官因小人唱為朋黨之說以誣君子進朋黨論謂非所患在辨君子與小人而已其言深切著明可以洗千古朋黨之論為人君者

所當篤信而力行之也夫脩謂周武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而周用以興言善人不厭乎多也今善人方患其少而或者尚指以為黨欲排去之抑何與脩異見乎臣竊見近者名臣去位係國安危臣謂舉朝之士皆將起而爭之矣然以事關諫臣畏威懼禍自牢執而下留行者不過八九人諫臣誣劾其人留之不可能與諫臣爭是非者又不過四五人可謂至寡而不能為朋矣諫臣反謂其要私黨以乞留又

謂逐去數人則朋黨可消以激怒陛下嗚呼天下安有四五人而可以為朋黨者哉夫虞周之朋不厭其多彼諫臣者固不足以知此矣若以漢唐之朋黨言之則漢之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唐之八關十六子與其徒充斥朝廷布滿天下如是而指為朋黨猶可也今蹈方據正之士踈稀牢落有如晨星方患其氣勢單弱不足以敵羣小而主公議而猶欲以朋黨陷之不亦欺天誣人之甚乎且仁宗之諫臣持論如此而陛下之諫臣持

論如彼公私邪正固不待辨然亦可以觀世道矣臣願陛下置脩所著於坐隅朝夕省覽以虞周信用君子者自勉毋惑於小人誣陷之言庶幾善良獲安宗社有賴不然脩所謂漢唐末世鋤去朋黨甚可懼也可不監哉

九月初三日進故事

哀帝時鮑宣上疏曰今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臣未見也厚外戚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

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宜急名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皆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爲司直郡國皆謹選舉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原註出前漢鮑宣傳

順帝時李固上疏曰安國以積賢爲道陛下初登大位

聘南陽樊英江夏黄瓊廬陵楊厚會稽賀純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竒卓然夕惕孳孳志存憂國臣前在荆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名還厚等以副羣望原註出後漢李固傳

臣嘗觀舜之命官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臯陶之陳謨亦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夫人君代天理物朝廷之上庶官所治皆天事也其可一時之

不亮一官之或曠哉然曠官有二無其人曠也非其人亦曠也舜之所命禹宅揆棄后稷契作司徒臯陶作士垂共工益作虞伯夷典禮夔典樂龍作納言既不虛其位又皆當其才得人之盛卓越千古嗚呼尚矣後世朝廷之官類多曠廢非果乏才也有而不能用耳哀帝時鮑宣言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至於使親小童在公門省戶下可謂曠官之甚也然何武師丹彭宣龔勝

之倫蓋當時號為骨鯁者乂者乃以排外家丁傅廢斥不用順帝時李固言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備顧問者亦可謂曠官之甚矣然樊英黃瓊楊厚賀純之徒蓋當時號為宿儒大人者乃忤權臣梁冀病免而歸二君有才不用乃使不才者充位備數以妨賢俊其曠天工也甚矣雖然二漢之官非其人而曠也今日之病則不但非其人而又至於無其人焉尚書六員不置其一侍郎八員闕其五大小卿監十七員闕

其九二府掾屬九員闕其六郎曹二十餘員闕其半謂天下果乏才耶則祖宗以來如慶歷元祐乾道淳熈之際人才輩出布滿朝廷皆取諸當世而足不借之於異代也何獨今日而無之乎采諸公論在外諸臣可備侍從卿監都曹郎吏之選者固有其人奈何正學直道與時落落謀人之國者觀望上意寧使朝廷空虚而不肯召用其負一世之望觝排小人不勝項背相望而去者視之亦不甚惜使鮑宣李固見之能不以何武師丹黄

瑣楊厚梗棄為歎乎然而今日所甚病者又在於二相矛盾私意相持坐視朝廷曠官廢事歴歳踰時曾不知恤陛下亦未嘗少加訓敕使留意於選任也舜臯陶以天工相戒固如是乎臣願陛下深詔大臣妙選時髦速補衆職之闕庶幾併志合力共熙帝績不至取國空無人之誚天下幸甚

九月二十三日進故事

紹聖三年直寳文閣待制知成德軍楊畏知河中府右

正言孫諤言畏在元豐之間其為御史其論議趨向皆與朝廷合及元祐之末大防轍用事則盡變其趣而從之紹聖之初陛下躬親總攬則又變其趣而偷合苟容交關執政傾亂朝政至今天下之人謂之三變諂楊畏落寳文閣待制依舊河中府中書舍人盛陶言未敢行詞詔移之虢州 原註出第七朝長編

臣聞舜之戒其臣以難任人為急難之一辭乃聖人屏惡之深意不可不精思而熟玩也盖憸壬之人易近難

遠聖人非特去之而兢兢業業戒謹恐懼惟慮其人之復來以傾亂吾國茍畏難之心頃刻不存則彼必緣間伺隙不旋踵而至矣詎可忽哉熙豐祐聖之間小人反覆莫如楊畏利在王安石則附安石利在吕大防蘇轍則附大防蘇轍利在章惇安燾李清臣則附惇安燾清臣天下之人謂之三變國家之逆運亂源濫觴于符紹滔天于崇觀政宣畏實爲之若此傾覆之徒其可近乎嘉熙以來侍從之臣固有隨世俯仰逐利轉移如楊畏之三

變者方其氣燄熏灼之時其力至能進退宰相鉗制言路善良重足懼遭傾覆之禍幸頼陛下洞照其姦不動聲色而去之天下咸仰聖德之明彼退伏散地豈一日而忘復出乎特未有可乘之機耳邇來國家多釁局勢漸揺彼静觀竊笑久矣一旦因事論建依倣公議以動陛下之思而廷臣不自後先及其奏至之時復加薦引中外相應如此豈得為無意乎陛下茍入其說召之使還臣恐楊畏一來元祐變為紹聖特反掌間耳況比日

以來從臣奏議欲用嵩清與壽三黨倡邪說以誤國事包藏已深乃今又有佞人來矣之漸邪氣盤結如此臣竊為國事廩廩也臣願陛下深察安危存亡之機以舜難任人為法斥去遹言謹勿輕信使已去之姦絕意再用則局面增固善人獲安陛下更化善治之初心不至於中道而改轍矣臣憂愛之切遂亡其愚惟陛下采擇

十月十三日進故事

至道初吕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

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為輔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登顯位然其風望不為忝冒僕射師長百僚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亦且不聞蒙正之鬱悒也況乎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禄不足以重矣上黙然及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言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之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汍瀾涕

泗錢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沸泗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
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
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者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满歲
移疾遂草章求觧不果令上初年再表遜位得請原註出國
朝名臣
言行録
臣嘗妄謂士大夫立朝不可一日無去心蓋去就輕然
後能伸吾道之尊而起人主之敬若進退之際不能介
潔脱然無累則是有欲而可制其取人主之輕鄙宜矣

傳曰君子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按禮凡食賓君迎賓入大門賓入再拜賓辟君揖入賓從之三揖三遜然後升階成禮及賓出君送之大門內再拜賓不顧而去此之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禮雖主言食賓之儀而記者引之以明士大夫進退之節復申之以遠亂之辭蓋患失之弊必至於亂其戒人以謹於去就豈不嚴哉

太宗皇帝疑呂蒙正劉昌言之戚戚於退非果輕鄙士

大夫也盖由未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者錢若水深知其然力求遜位以寤明主以愧貪夫盖可謂能易退而知自重者矣其為一代名臣不亦宜乎比年以來士大夫以退為難控摶爵禄以身殉之若不可一朝捨去者躁競成風廉恥道喪職此之由近者臺諫之出既往復來僕僕道路見者指笑以為前所未有一辭而退固如是乎彼盖以詔書趣還藉口不知一求復出名節已敗雖齪齪充員可以實近臣

之虛位然頑頓無恥人所鄙賤祗為朝廷羞則反不若虛位之為愈也臣竊料三人者羞惡之心未能亡必且愧清議終求引去臣願陛下亟俞其請非特遺之以安其於砥厲士風扶植世道不為無補取進止

十月二十三日進故事

淳熙十年七月丁丑李燾奏臣蒙恩忝職史館事有當奏取聖裁者謹列於後一從來修書必立年限今四朝正史開院已二十四年三次展限矣所幸紀及志並奏

全篇其末了者止諸臣列傳耳列傳既有底本稍加之意似不難了乞自今更與展限明年春季庶幾史官各務協心不致有淹日月一裕陵諸臣列傳已經四次修改泰陵三次祐陵兩次靖康一次若舊本有誤處及有合添處即當明著其誤削去合添處仍具述所據何書考按無違乃聽修換仍録出為考異不然則從舊更勿增改所有諸臣合立傳而事迹無可尋討者且附他處不必強立庶幾後來尋討得見則不妨別立大抵只要

信而有證一臣聞操楫佐轅技不兩工故史官必久居其任少兼他職乃可責成若兼職太多用志必分雖高才任職多多益辦然人之精力有限正恐詳於此則畧於彼今史官猶有闕員自今差除乞選兼職少者委任之庶幾專力速成大典從之原註出孝宗皇帝實録

臣嘗伏讀國史竊見修書故事帝紀之傳必一書成乃修一書未嘗有並修兩書者蓋國家大典關係至重非專心致志爲之則不能紀載得實傳信後世且以神哲

徽欽四朝正史言之乾道中史官李燾上帝紀既而補
外及再還朝乃命修列傳故燾初至有此三項奏請列
傳垂成而燾卒所謂展限來年春季者竟不果就遂召
洪邁卒成之十三年十一月乃克登進曰紀曰志曰傳
次第而修首尾二十七年四朝大典始備孝宗皇帝豈
不欲其速具哉而責成有漸如此以燾良史之才無出
其右亦不敢詭並修志傳而二書之進後先相距其遠
又如此以是言之崇成鉅典其可以易言哉臣伏見國

史院被旨修纂高孝光寧四朝志傳限來年三月登進臣叨與載筆苟有管見不敢默然且詔修四朝志傳為日久矣趙以夫始專其事不知亟加纂輯乃欲先合九朝正史為一而後以四朝續之用力舛差遂墮汗漫迄以夫之去四朝傳竟無一字汝騰繼之當其任矣而乃引嫌力辭尤焴又繼之亦復控避久乃就職更三史官虛度歲月幾及兩載實為可惜九月以來乃方命僚屬然規模不立人情渙散既不照舊例奏請先立年限又

不考故事分志傳爲兩次以百餘年間歷史官二百八十餘人所不能成之書自詭速成於數月之内四脩三脩兩脩一脩可謂易於成書矣猶且踰四年而後奏篇今髙孝光寧諸臣當立傳者人數猶未能定雜糅踈漏絶無倫次院吏所供初草大抵徒其私家所供誌狀全未經史官考按增入他書又安得有所謂四脩三脩兩脩一脩者乃欲趣辦於四五月之間臣知其茍且滅裂務應限期希恩賞而不以傳信决矣雖然列傳粗有張

本者也乃若諸志則從前未有片紙纂次今始創為其間天文地理選舉禮樂之屬猶可編類綴緝惟兵財二者乃百餘年建國之實政本末闊濶功力浩瀚非可鑿空為之者豈數月之所辦乎兼史院官例多兼職往往一時繁劇之任叢於厥身有如蠹所謂精力有限詳此略彼者而望其專力總領速成大典難矣臣非唱為異論苟欲遷延以逃瘝曠盖考諸故實昭然不誣乃敢援據以為陛下告望聖慈宣諭提舉官及此編摩未定之

初檢照孝宗皇帝修書故事改命史院官専一編纂四朝正史諸志俟奏篇畢續行纂次列傳庶幾修書次第既合舊典又使諸史官用志不分成篇可準不致苟且滅裂貽笑後世取進止

五月初二日進故事原註咸淳八年三月除起居舍人盡九年十月除工部侍郎

后妃有正淑之行則繼嗣有聖賢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原註出前漢書杜欽傳

臣聞人君一身天地社稷宗廟山川之主四海九州百萬生靈之所係命不可以不謹也古先帝王知其然故保身之道至嚴極重起居動作悉有檢防出則史官書其言動御瞽察其聲音入則女御叙其燕寢女史記其御法隋慢之氣不設於身躬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静凡以制威儀之節養壽命之原而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秦漢以後古制罕存人主御朝之時觀聽攸屬猶或勉於自飭至於適寢釋服婦寺後先其能不爲居養

所移者鮮矣故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有天子穆穆之容而一入內庭則聲色並進女德不厭趙李爭寵傷年損德此杜欽之言所為發也陛下春秋鼎盛行義未過退朝之暇遊神典籍恬泊沖虛固中外之所共知也然日者薄從和豫少曠視朝聞者不能無惑臣謂陛下聖性高明受祖宗之所付託至重其於保身之道造次克念戰兢自持必不若漢季之君所為然臣區區愚忠猶願陛下於樂喜之餘益思謹疾之道凡紛華柔曼可

以傾意而遷神者一皆屏去玩無逸之可以克壽思恬淡之可以永年澄心清魂祿醇練粹雖於昭陽柘館臨宦官女子之際常若露門虎觀對學士大夫之時則微痾薄恙安得以偃薄清明之躬而壽基福本豈不億萬年而有永乎臣未得登文石之階陳當世之務因上故實獨以是爲羣言之首惟陛下赦其狂愚不識忌諱而察納焉臣不勝幸甚

七月二十九日進故事

上方郊祠甘泉泰畤名楊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幸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山神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徵戒齋肅之事原註出前漢書揚雄傳

臣聞人主事天之道惟質與忱而已矣蓋質者天地之性而忱則天地之道也大路越席掃地不壇器用陶匏牲用繭栗皆尚質也立擇聽誓皮弁聽報齋明盛服三宿七戒皆致忱也外盡乎質內盡乎忱則天之親德饗

道也宜矣秦漢以後文縟而掩其質敬心弛而汨其忱千乘萬騎以為華寶鼎天馬以為飾而事天之本廢矣壯荆靈旗以禱兵方士祕術以求福而事天之心蕩矣若成帝者則以文減質以欲汨忱之尤者也甘泉泰畤之祠正承武帝奢侈之後丞相匡衡欲少去華就實乃奏罷鸞路龍鱗黻繡周張之飾更定其儀與其樂章帝雖勉從而終不能改故雄賦甘泉極道八神警蹕星陳天行萬騎中營玉車千乘之盛以致靡麗之譏是時趙

昭儀又大幸每上幸甘泉常從故雄賦復云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虙妃玉女無所眺其清盧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以戒齋肅之事惜乎帝之馳騖於紛華湛溺於逸欲而不能用也欲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不亦難乎陛下穆卜季秋中辛以行賜館之祀令有日矣咸秩之禮昭事之忱所宜齋戒而豫定者聖心固已孜孜於此蓋自乾淳以來每遇郊禋必詔有司自祭天儀物及諸軍賞給之外凡車服仗衛聲明文物之

具莫不裁約而歸於儉錫賚推恩亦減承平之半或三之一可謂尚質之至矣至於前期齋殿致其精明以對越在天者尤極其嚴行事之際避黄道而不履虚小次而不御可謂致恱之極矣是以神天顧歆或積雨而頓霽或微恙而立瘳以迄成熙事此陛下之家法也今四郊多壘財力單匱遠不逮乾淳之時臣願陛下於阜陵節約之外損之又損庶幾曰祀曰戎二者皆濟乃若以恱事天又其大本記曰齊者防其邪物訖其嗜慾言不

敢散其志也今距齋宿之期雖曰尚賒然臣願陛下以
聖人久禱爲心兢兢業業已如上帝臨汝神在其上之
時則積此眞純用於一日天人相與如響應聲天神之
不降地祇之不格風雨之不節寒暑之不時臣不信也
惟陛下力行之臣不勝惓惓

十月二十日進故事

文帝十二年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今歳一不登民
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農民甚苦而

吏莫之省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原註出前漢書文帝紀

臣聞為國之本在於厚民厚民之本在於擇吏吏不得人則惟務肥己以瘠民而國之根本蹷矣成周盛時自卿大夫以至比閭族黨之長皆良吏也故其民生而不傷厚而不困八百年之基業鞏固而久長不亦宜乎三代而下惟漢文帝最為有志於民無他道惟擇吏焉而已班固傳循吏以文帝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為稱

首謂其廉平而民從化則吏道固以廉為本也蓋廉吏寡欲易足必無苛征暴歛搥膚剝髓之事然以文帝之留心若此吏猶有怠忽而不承命者故十二年之詔責其不加務於民又謂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是必竭民膏血以自豐殖者賜租稅之半以振贍之其意可見矣臣觀漢唐而後孳孳民事以擇吏為先者莫如我朝孝宗皇帝無日不申飭大臣使之遴選郡守郡守姓名皆揭之御屏朝夕覽閱其有貪刻害民者往往不待內外

憲臣劾治徑以御筆罷去而於水旱凶荒之歲尤加意焉其有於災傷之際不恤民瘼賦斂刻暴者率皆不貸重者至於追停是以乾淳之際民物殷阜田里熈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可謂盛矣臣竊見今歲穡人成功之時淫雨彌旬妨於農收二浙水潦瀰漫爲害尤深陛下哀閔元元申嚴受納斛面之禁而於公田民田之租皆有蠲除聖恩所被孰不感戴然吏多不良苛取故態曾不悛改而浙右輔藩尤甚原註平江倪普蓋自八九月間禾方

冒没於水腐爛於泥百姓嗸嗸無所告訴之時固已下令督趣税租急於星火且市斛之大倍於文思往往市斛之三乃可納文思之一是五倍取於民也往往以資賂遺以規進取如民命何臣願陛下嚴敕監司使之督察其有浚民以自肥者必罰無赦毋使肆其貪暴賊吾赤子精選慈惠豈弟之人以一洗其汙憔悴虐政之民庶其瘳乎

咸淳九年正月十五日進故事

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上賜信書責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君王原註出前漢書韓王信傳

李廣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擒廣廣得脫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當斬贖爲庶人原註出前漢書李廣傳

臣聞爲將之道能勇而持重則進無輕脫之憂退無逗

撓之失者盖將帥之病常患於恃勇而尤患於無勇恃勇者輕敵取敗固能為國生患然其志猶可取也無勇則鋭氣銷沮日淪於偷其為國家之禍可勝言哉常武之詩曰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言貴乎能勇也出車之詩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言貴乎持重也王者之師以剛濟柔以柔濟剛動而萬全所向無敵抑由此之故乎漢髙帝朝匈奴冒頓大入圍韓王信於太原信不能力戰而反求和於匈奴故髙

帝責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謂為將之道專持必死之心則傷勇而反不得為勇專持必生之心則不足以任軍事蓋持必生之心而無必死之意者宜乎敵至不支卒以敗亡也文帝時李廣擊匈奴恃勇輕敵屢為匈奴生得出雁門則軍亡失多出右北平則一軍幾沒雖號名將所至多敗輕敵之過也雖然將者軍之司命也與其選懦寧其果銳與其為信寧其為廣擇將者可不加衡於此乎臣竊見襄陽之圍曠日持久命將救援澤

非不至然氣索志偷情見力屈大勞未艾掃清無期豈非將不勝任之所致乎淮西之寇徼擾諸郡巢穴既近倏去忽來其有能懲閉門之失者似强人意而遽遣大將自取敗衂非旁郡一捷則敵得氣去為患日益深豈非將不持重之所致乎襄失之弱淮失之輕懲勸之道不可偏廢今喪師失律者既加之罪矣彼畜縮顧望不發一矢者可不申嚴師律以少警之乎臣瑣瑣陋儒不達兵事妄陳所見少效涓塵惟陛下裁擇

四月二十一日進故事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可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為市以教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原註出前漢書食貨志

臣聞食貨相資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者也虞書曰懋

遷有無化居蒸民乃粒萬邦作乂洪範八政一曰食二
曰貨孟子曰許子以釜甑鐵耕以粟易之葢二者不能
以相無爲人上者但當均節其重輕使交利而俱贍未
聞有力加遏絶使食貨不通以至於饑餓死亡而不加
恤者也管子曰記本量委則足矣而民有饑餓者穀有
所藏也藏者何專貯於一處而不散也穀粟所以養人
乃設筦榷而壅閼之天絶民命使捐瘠於深山窮谷之
中何其忍也自古言利之臣桑孔爲魁聞其盡籠天下

貨物矣未聞其禁米也國家著令米穀不税凶年饑歲閉糴有誅祖宗仁政吏可不恪守乎臣竊聞近者有司原注京尹吴益踵行獘政開置米局縣吏豪民共主其事栅水斷舟圭撮不泄山澤之民貨無所售食無所得饑火迫之觸法抵禁嘯侶呼儔破栅奪攘以與官角其擒獲傳送有司駢首就戮向也救死於口而不得今也救死於頸而不能進退皆死何吾民之不幸乎夫移粟移民一國而相通者也晉饑秦救鄰國而相通者也安有均為

天子縣内之民而杞魯相視哉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作俑者信有罪矣效尤禍也可不監乎今耡耰棘矜猶未散也施禁之令猶未下也正當疆埸日駭之秋列郡有殺人取貨於城内者京邑有蟻聚蜂屯於田里者長此不已豈不為姦人所惑以揺吾民乎願陛下申嚴國家通糴免税之法亟命有司毋惑吏姦毋輕民命取數年獘法而掃除之仍昭揭牓諭使遠所山澤溪谷之民莫不聞

知則渤海潢池之間必且棄兵弩而持鋤鉤賣刀劍而買牛犢矣惟陛下亟行之幸甚幸甚

五月十九日進故事

曹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原註出春秋左氏傳莊公十年

臣聞軍旅之事以氣為主然而氣不自昌言養之使壯厲之使剛則由乎上之人焉養之使壯者平居之時訓之以孝弟忠信導之以尊君親上在上者恤其饑寒無

使有歎息愁恨之心為將者同其甘苦無使有推剥侵究之患厲之以剛者有事之時勸之以醲賞厚利切之以信誓明威含血吮瘡以結其心釃酒椎牛以快其欲夫如是則居也不餧其動也不懾矣或平日空乏其體膚凍饑其妻子賞罰不公以激怒陞黜不當以名怨臨戰恩意不足以鼓舞其心號令不足以聳動其聽臨之以選愞之帥將之以逗撓之夫大敵在前其不蒠然懼渙然離奉頭而竄厥角而降者鮮矣臣竊觀今日沿邉

將士氣之索也甚矣敵築城於我疆視之如不見敵掠民於吾境聽之如不聞俘馘之而不恥係累之而不怒棄君父如弁髦赴異域如歸市以此衆戰而望其北首死敵蔽遮江淮難矣哉春秋傳曰子瑕卒楚師熸說者謂火滅為熸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李陵之敗也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臣謂今日疆埸之氣似之曹劌曰彼竭我盈故克之臣不知彼盈我竭其如之何也秋風一瞬奄奄氣象未之有改若之何不汲汲於改

紀軍政以取覆敗乎雖然三軍之氣不振固可懼也士大夫之氣不昌尤可憂也上作而下不應君命而臣不承妄揣輕量徘徊觀望其可憂可懼又非三軍衰竭之可比也臣憂愛之深愚戇妄發惟陛下與帥臣深念而亟圖之天下幸甚

八月十五日進故事

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

原註出前漢書董仲舒傳

臣聞水旱之有祈禳古之道也何則民命所關苟有可以救之者君子必盡心焉不若是則謂之無志於民可也周禮太祝六祈有禜禜門祭法曰雩禜祭水旱也漢晉梁隋暨唐皆尊用之不以為世俗祈禳小數而忽之也然臣以為水旱之有祈禳猶焚溺之有救拯當急而不當緩急則可及其未然而弭之緩則災變成形無益於事矣雲漢之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夙與不莫者

言貴早耳古人之於民事皇皇汲汲而圖之故曰民事不可緩也董仲舒之治江都史不載他事獨詳著其求雨止雨之法亦可見以此為先務之急矣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忱意感通宜其應之速也國家凡有水旱祈禳之禮著于令甲有司未嘗不舉而行然常失之遲緩赫赫炎炎苗將槁死而勤雨之令始行浩浩洋洋慮殫為河而閉陰之典方舉其未然者固可及救然其所傷亦已多矣有民有社灾已切近勇於行之不為晉越

也而猶拘攣蓄縮視儀聽唱亦何為哉雖然水旱者陰陽而已救之者縱閉而已所謂縱閉豈止於城門開闔而已哉夫淫雨為沴者陰盛陽微之證也今朝廷之上明目張膽之夫少而宛舌固聲之士多此陰也邊鄙之間投石扱距之氣衰而棄甲曳兵之習痼此陰也田里之間擊壤鼓腹之音絕而疾首蹙額之恨深此陰也光弼出矣而旗幟未見其精明勝之用矣盜賊不為衰止貪墨之吏去之是也而使易鎮原註劉良貴僨軍之將斥之

是也而使扞城朝臣舛迕膠戾乖剌幾有漢人之患正衙罷奏庶官不對幾有唐世之風凡此皆隂盛陽微之證也微者不縱使之日消盛者不閉使之日長安得不感天地之精而生戾氣哉此又祈禳之大者而尤當皇皇汲汲以圖之也臣憂愛之深愚戇妄發惟陛下幸赦

耻堂存稿卷二